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三十九  
至四十一



13  
849  
144



明 1 3  
通 849  
卷 14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要君

違命

擅命

要君

子曰要君者無上又曰臧武仲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是知要君者先聖之深戒也降自中古世態寢驕  
遜讓之德微而貪競之風長謂爵命可以邀取謂車

服可以力求乃有仗鉞軍和建牙邊徼自言權輕不  
足以鎮亂位下不足以威人負恃黷庸徼望光寵至  
有請假王之號求橫吹之儀要賜戟之榮覬鳴騶之  
盛阻兵以待旌節託詞以避險艱陳啓無厭黷慢斯  
甚雖復幸亂罹之際苟姑息之私而天之害盈敗亦  
旋至於戲後之為臣者當取戒于茲焉

漢韓信為大將部署諸將及楚方急圍漢王時信以  
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  
邊近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填與鎮同今權輕不足  
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

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  
王足因附耳語遂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晉桓冲孝武時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以疾疫還  
鎮上明表兄子石民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  
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強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  
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蒼補汪州刺史詔從之時蒼始  
遭兄劭喪將葬辭不欲出于是謂將軍謝安更以中  
領軍謝輜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為輜文武無堪  
求自領江州帝許之

宋羊希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北中

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太守明帝不許又請  
爲東莞太守希旣到長史南海太守陸法真喪官希  
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  
黨備彰歷職累狀以旌刻異擢授嶺南于上逞欲求訴  
不已可降號橫野將軍

南齊垣崇祖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堂自比韓信白起  
後破北虜增封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  
增給軍儀啓帝求鼓吹橫吹明帝勅曰韓白何事不  
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啓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  
虜南海之心日夜以冀况崇祖父伯並爲淮北州郡

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  
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帝以爲輔國將  
軍比瑯邪蘭陵二郡太守

後魏廣陵侯衍爲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  
已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荅轉徐州刺史

明亮字文德平原亳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  
員外嘗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  
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嘗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  
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宣武曰今依勞行賞  
不論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

清濁攸分臣既屬聖明是以敢啓宣武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垂衆妄自求清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來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擴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宣武笑曰卿欲爲朕擴定江東剪平吳會非勇莫可今之所授實副卿言辭勇不及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宣武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立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

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宣武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服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

崔孝芬爲安南將軍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仍除太嘗卿

爾朱仲遠前廢帝時爲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于太梁仲遠遣使請准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

隋李安爲郢州刺史弟哲爲上儀同安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軍左右將

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

唐韋綬爲興元節度使穆宗長慶三年請賜門戟十二月將行又言家貧請賜錢二百萬請廻授子元弼官及至鎮不親政事無幾而卒

後唐李存審爲幽州節度使莊宗同光元年存審疾甚欲尋醫請除李紹宏爲幽州監軍知州事降詔諭之不俞其請

張文禮爲鎮州大將旣殺王鏐請旄節于朝廷莊宗曰文禮之罪期於不赦適當斬首以謝寃魂輒敢邀予旄節賓友賀曰王氏之寃實在文禮方事之殷且須含垢不欲與人生事但假之以告命徐爲後圖帝不得已而從之

晉趙在禮後唐莊宗同光末爲拔節指揮使屯貝州會軍士皇甫暉作亂遂引衆入鄴自稱留後明宗天成初授在禮滑州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乃封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制下在禮以軍情言語爲辭竟不之任尋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後皇甫暉受陳州趙進受貝州在禮請除移楊思權後唐長興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

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泊至岐下思權首唱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候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取紙一幅謂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帝命筆書可邠州節度使及卽位授推誠奉國保又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簡較太保

周李仁福爲夏州節度使後唐明宗長慶四年三月遣押衙賈師溫奏事稱疾甚以次子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正命乃遣供俸官齎延州留後官告賜彝超

僊令赴任仍以其叔思瑾爲夏州行軍司馬兄彝熙爲節度副使彝超爲延州留後長興四年五月丁丑供奉官崔處訥自夏州廻彝超附表臣奉詔受延州留後尋欲赴任而軍民留連未容進發伏乞更容臣周歲

違命

軍志有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蓋機謀立斷寸晷不移稱疾雷之勢決破竹之功幸而克勝猶然請罪若乃僭強專欲蕪沛無成拔數奔之旆靡屢北之旗遂作戎羞自拘司敗又何悔焉

後漢鄧禹爲大司徒光武建武元年率衆征赤眉禹  
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光武乃欲禹還  
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  
無得進兵禹慚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輒  
不利徼古堯反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  
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  
徒梁侯印綬有詔還侯印綬

蓋延爲虎牙將軍擊董憲建武四年董憲將賁休舉  
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郟圍休時延及平敵將軍龐萌  
在楚請往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持郟則蘭陵必自  
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救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  
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兵出合圍延等懼遂  
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  
意故耳今旣奔走賊計已立圍其可解乎延等至郟  
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吳漢爲大司馬建武八年隗囂叛遣漢西屯長安從  
車駕上隴遂圍隗囂于西城光武勅漢曰諸郡甲卒  
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  
貪兵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  
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二年漢征公孫述攻



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  
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  
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  
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  
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  
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  
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旣輕敵深入  
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  
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  
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

二十餘營并出攻漢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  
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

董卓爲前將軍屯于扶風靈帝中平六年徵爲少府  
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入奏胡兵皆詣臣曰  
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  
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尉增異復上  
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  
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旣無老謀  
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押爾从  
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比州効力

遼陞于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卓再違詔勅會爲何  
進所召竟亂漢室

晉桓溫爲揚州牧錄尚書事哀帝興寧二年四月遣  
使喻溫入相溫不從秋七月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  
赭圻遂城而居之

南燕平規慕容垂將也垂建節將軍徐嵩叛于武邑  
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勅規曰但固守勿戰  
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拒戰爲嵩所敗嵩乘  
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去令支

梁曹景宗爲右衛將軍高祖天監五年魏軍圍徐州

遣景宗與豫州刺史韋叡援之詔景宗頓道入洲得  
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州尾高祖不  
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值暴風卒起頗有滄溺  
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  
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  
衆同進始知大捷矣

後魏公孫表明元時爲博士叅功勞將軍元屈軍討  
吐京叛胡以功封簡安子時河西飢胡劉虎聚結流  
民反于上黨南寇河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維  
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

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為胡所敗軍人大被殺傷明

元深銜之

穆壽大武時為宜都王征東將軍及輿駕征涼州命壽輔太子總錄機要內外聽焉行次雲中將濟河宴諸將於宮大武別御靜宮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大武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捷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為易朕故留北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擒之必矣涼州路遠朕不得

救卿若違朕指授為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為證非虛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而吳提果至侵及善無京師大駭壽不知所為欲築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走之大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

任城王澄宣武帝時為鎮南大將軍伐梁將攻鍾離詔以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水汎漲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勲有嘗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為萬全之計

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梁冠軍將軍張惠紹遊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悅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較尉史文淵軍主已上二十七人旣而遇雨淮水暴漲引歸壽春還旣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落奪其開府又降三階

中山王英宣武時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討梁下梁馬頭戍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

衆日費無訾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剪除者便可擁掃以清疆界如其強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邈近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以後天晴地燥馮陵是嘗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突意

外洪漲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于鍾離城墜水  
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尅成晴則攻勝雨  
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火  
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道而廢詔曰大  
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啓制  
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溽無  
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  
之所憂故遣主簿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一一具聞及  
道還英猶表云可尅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  
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至揚州遣使州送節及冠

貂蟬章綬有司奏英經筵失圖按劾處死詔恕死爲  
民

唐田承嗣爲魏博節度使代宗大曆十年相衛節度  
薛嵩卒其弟嵩爲衛將裴志清所逐率衆歸承嗣扇  
誘相州將吏謀亂遂將兵襲擊謬稱赦應詔內侍孫  
知古使于魏州宣慰因曉示承嗣各守封疆承嗣不  
奉詔

李納爲淄青節度使先是成德王武俊隸州守將趙  
錡以城降納德宗累詔令歸之納乃請進海州以易  
之帝不許納又詭奏以趙錡於棣州旋領將士赴上

都當以州歸武俊苟遷延未決冀朝廷遂之堅意不可納悔懼方奏侯武俊歸田緒具州之四縣然以棣州付之詔令武俊退四縣之師納始奉詔其深趙德棣三千餘人從趙鎬至鄆者武俊悉請歸之

劉玄佐爲宣武軍節度使韓滉爲相請于江淮收兵及聚財賦令玄佐西討及滉沒宰相張延賞停減官員收其俸料以資西討之用奏曰爲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布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在荆南劍南當管州縣闕官員者或數十年吏部未嘗補授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官員可減無

可碍也令請減天下官員收其祿俸重募戰士從玄佐收復河湟軍用不匱乏矣帝然之玄佐本爲韓滉所感勵決策西行及滉卒意亦怠焉又慮延賞資給不充因以疾辭西討帝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請令李抱貞西討抱貞已驕貴矣又辭不行時抱貞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命曇勸抱貞抱貞竟拒絕之

吳少誠爲淮西節度使貞元十三年九月少誠擅開洹刀河達汝州遣中使宣慰止之不稟受

何進滔爲魏博大將史憲誠被害衆推進滔爲帥詔

割相衛等三州別爲一鎮進潛不奉詔表言三軍不受

梁李謹爲太祖元從騎將唐大順元年柳王友裕領兵攻澤州時太祖駐軍於盟津乃領謹將兵越太行授以籌謀謹頗違節度久而無功太祖遣追還延責其罪戮之於河橋

李重喬爲太祖右廂馬步軍指揮使大順元年從柳王友裕收澤州與晉軍戰於馬牢川王師敗績廻守河陽太祖謂諸將曰李謹李重喬違我節度不能立功頗辜任使於是李謹並戮于河橋

李彞超爲夏州節度使明宗長興中彞超奏奉詔除延州留後已授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帝遣閣門使蘇繼顏齎詔促彞超赴任

擅命

傳曰大夫出疆有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又曰稟命則不威其或權百萬之師爭斯須之利觀釁而動見可而進勢若雷霆擊如鷹隼俟請期於千里將失筭于一時或知機而奮發蓋忠烈而內激者也蓋曰權宜不足垂訓幸於一勝獨聞待罪微有沮劓則何救哉與其矯命而勝未若師貞之吉履霜之戒其在

茲乎

漢韓信為相國平齊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南邊楚邊近也不為假王以填之填所切其勢

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使者至發書發信使者所齎書也漢王

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而來佐我而汝也乃欲自

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

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

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

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遂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無錫侯多軍武帝征和四年坐追及虜到弘農擅弃

兵還贖罪免公孫戎奴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

以聞免

段會宗成帝時為西域都護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

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迎之于道隨所到而

逢之故曰會宗發戍已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

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

便盡還以檀發戍已校尉之兵乏與有詔贖論

後漢王梁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

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光武以其不



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恐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

何進爲大將軍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何太后不許進乃私呼左將軍董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上書曰中嘗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

魏鄧艾齊王甘露元年爲征西將軍陳留王景元四年艾平蜀受劉禪降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請王駙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索弘等領蜀中諸縣乃言於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人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預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

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俱其左右郡有董卓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街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

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嘗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

晉唐彬武帝時領護烏桓較尉右將軍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廐彬欲討之恐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稭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

庾翼成帝時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代兄亮鎮武昌及康帝即位翼欲率眾北伐上疏曰賊季龍

石季龍也

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恐又欲決死遼東孰雖驍果

魏慕

未必能固若此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

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瀕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潯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掾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雒竊謂桓温可渡步廣陵何克可移據淮泗楮圻路未進屯合肥伏願表銜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垂事會兵間拙速不聞攻之久也于是并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

為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叅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敝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竝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率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蓄穀草不充竝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躋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曹用功實為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繼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

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  
臣雖不武意略短淺荷國重恩志存立効是以受任  
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籍  
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  
請據樂鄉廣蓄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  
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叅天  
人之證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  
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  
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愨期  
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

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  
兵親投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釁徒  
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  
或謂避襄淮兄水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贊戎其計  
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授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  
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較尉胡賊五六百騎出  
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擊于撓溝北破之死者近  
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  
典賓叅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  
宣燦司馬應延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叅軍司馬勲

為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穆帝立兄永卒以家  
國情專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水所領兵自  
配以兄子統為潯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  
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脩軍器大  
佃積穀欲圖後舉

桓溫為安西將軍領護南蠻校尉穆帝永和二年帥  
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  
伐蜀拜表輒行三年春三月乙卯攻成都府寇之及  
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  
宜久不報時知朝廷仗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

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爾年雖有  
君臣之迹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  
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  
五萬殷浩慮為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  
溫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為撫軍主溫書  
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廻軍還鎮上疏曰臣近  
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  
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  
稷省之惋愕不知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  
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冠讎不滅國恥

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遠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嘗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春秋陛下以聖轍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群下方寄會通於群才而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迹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宵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

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冰銷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雖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雒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及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安西將軍庾翼子爰之方之皆有翼風翼之疾篤也表爰之爲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尋爲溫所廢溫旣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

監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爰之竝遷于豫章南齊王洪軌明帝建武中爲青冀二州刺史私召丁侵虜界奔敗結氣卒

後魏崔僧淵爲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坐擅出師無據檢覈幽禁後乃獲免

唐薛萬徹爲右領軍鎮黃龍後坐擅將兵出境被徵入朝

楊猷爲荆南節度澧朗兩州鎮遏使澧州刺史代宗大曆九年擅出境浮江下到郢州詔許赴汝州猷遂泝漢而上復州郢州俱閉城自守山南東道節度使

梁崇義以兵拒之

梁崇義爲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沉默寡言衆悅之累遷爲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被誅戍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入襄陽與同列李詔薛南陽相讓爲長不決諸將乃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無何崇義殺昭與南陽以脅衆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

于頔爲襄陽節度使累遷簡較左僕射平章事封燕國公未幾不奉詔旨擅移軍於南陽朝廷幾爲之取食

國公未幾不奉臨青甌錄軍於南閩時牙遊燕之刊  
 干帥為襄陽消夏時景徽簡練士對恨平章事佳燕  
 南閩以會來山神我因辨其簡衷焉史坐檀山師無  
 非榮徽主之不可發琳崇羨為相無何崇羨錄邵與  
 與同國李臨南閩味籍焉身不夾籍籍不歸曰兵  
 姪精火昔昔貴誠崇羨抵其南閩籍籍到野人廉則  
 文舉墨為論將難曉京神公對請耕如蘇昌南閩莊  
 梁崇羨為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梁崇羨為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梁崇羨為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一

交結 忌害

交結

朱穆有言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遊之交况乎總師  
 律之嚴授闡寄之重而敢違背公路私相朋結者哉  
 若乃始為勅敵終以膠固出處之際諂瀆是務附當



軸之勢託居中之權謀以姦成憐以貨取至有造請宗室往還戚里合婚媾之好敦兄弟之契希進固寵蔽罪竊譽比周之迹斯露貪冒之志無厭雖曰僥榮何迹嗤鄙

魏鍾會爲司徒都督諸軍伐蜀蜀後主旣降於鄧艾姜維詣鍾會于涪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姜維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晉何充康帝建元中白中書令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

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瑯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後魏甄琛孝明時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

唐章仇兼瓊爲劔南節度使時貴妃從父子楊國忠

爲益州新都尉及貴妃有寵兼瓊以故引爲幕賓  
安祿山玄宗時爲平盧兵馬使時御史中丞張利貞  
爲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素譎狡善伺人情嘗曲  
事利貞復以金帛厚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山  
美以奏之遂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中使往來皆厚  
遺賂玄宗親信之天寶元年遂分平盧別爲節度以  
祿山攝御史中丞爲之使二年入朝奏對玄宗益賞  
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  
平盧節度如故五載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  
使表祿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法利貞推美於前建侯

表薦于後右相李林甫亦素與祿山交通復屢言于  
玄宗由是特加寵遇

王昂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東節度使貪縱不知  
法令務於聚斂以貨藩身代宗時元載秉政與載親  
相交結拜刑部尚書  
崔寧爲西川節度使時地險人富乃厚斂貨財交結  
權貴令弟寬留京師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寬必與之  
故寬驟歷御史左司員外考功郎中兼侍御史知雜  
事御史丞寬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  
韋臯爲西川節度使順宗時王叔文用事臯遣副使

劉闢將臯之意爲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  
太尉使某致微誠于公若與某三川某當以死相助  
若不與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將斬之常執詎回  
執不可

王鏐憲宗時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鏐以兩稅錢  
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  
盡沒其利由是鏐家財富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  
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凡八  
年京師權門多富鏐之財拜刑部尚書

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元和十年十一月爲太子

少保初憲宗以綬在太原所發偏裨戰討多克故移  
袁滋於江陵置綬於袁州以臨吳元濟綬自帥師至  
境上無威笑以制敵到軍日遽發公藏賞士卒府藏  
之積悉以賂中貴人師徒凍餒閉壁而已後裴度屢  
言其無軍政故罷之

鄭權自工部尚書由他徑求領南節度旣到鎮則賂  
聚財貨用償恩力俾小吏部送京國分權倖輩運纜  
至而殂謝已聞當時議者無不嗤鄙

王播爲淮南節度使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求鹽鐵  
使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

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帝不納云一

敬宗寶曆元年以王播兼諸道塩鐵轉運播之再領塩鐵不由宰臣聞薦是非之論紛然滿朝諫議大夫獨孤朗等延諍久之帝竟不納

李祐無材能以善官文宗時累遷至金吾將軍祐小將趙崧用詭譎通於中人祐因崧厚賂之授涇原節度使

高霞寓為右衛大將軍穆宗長慶六年為簡較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邠寧等州節度觀察等使霞寓本騎將性輕悍無節制之材元和初隨高

崇文有功於蜀遂累承寵獎及討吳元濟擢為唐鄧節度使挫敗降為歸州刺史霞寓廣行賂遺結納權倖左遷未久已復進用及是拜諫官屢抗章疏帝竟不納

後唐劉仲殷初為秦州節度使累年恃秦王親戚聚財箕歛剝喪生民此戶咨怨流涕又招聚甲馬意在摘角以應秦王然蜀人亦不敢窺邊及秦王誅大懼閔帝即位遣使存問賜與甚厚仲殷表辭鎮守詔至京師納政不允凡所蓄兵馬財貨貢奉殆盡遂留宿衛會朱馮用事朱馮弘昭也以秦府之隙日夕憂懼貢奉

之餘秦州所存苞苴嘗行賂遺與韓昭嘗有舊末帝未至已潛結託帝方以大義咎朱馮而雪秦府韓昭昭嘗每言仲殷之強幹故清泰元年自上將軍復爲宋州節度使

段凝初仕梁爲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末帝以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之翼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於凝凝倚撫彥章之短以聞梁末帝怒罷彥章兵權凝納賄於趙張二族求爲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竟不能止

朱漢賓莊宗時爲左龍武統軍明宗卽位以漢賓幸前朝罷統軍爲右衛上將軍時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託得爲婚家天成末用爲潞州昭義軍節度使

晉趙彥之深州人也始爲鎮州軍士會後唐莊宗圍王德明於甯州彥之數請以強弩伏於東門外騎軍多不得進漸補至百人長城陷莊宗收之麾下與秦王重榮俱爲散騎指揮使意甚相善有軍中十昆仲之契天福初彥之爲關西指揮使重榮已領鎮州彥之請告葬父母與重榮相見遂留鎮州重榮視政之

暇畋獵飲博未嘗一日相捨

周馥暉初仕晉爲靈武節度使後大興禁兵兼領近鎮恐朝廷縻留亦悔離靈武及馮玉李彥韜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加簡較太師

忌害

夫將帥之臣安危所寄專制師律總統和門故當竭節以奉上推誠而率下乃有乘多難之際竊戎重之柄跨據方面志在自專憚幕府持嚴毅之節惡偏裨有威武之稱或強諫而忤意或正言而拂心舉吏法以中傷因師敗而歸罪致其奔亡之禍起於竊發之

事蓋王綱之不競天憲之未加然而覆宗絕嗣隨亦至矣

後漢鄧騭爲大將軍安帝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騭以軍役方費欲棄涼州郎中虞詡說太尉李修以爲不可脩善其言四府皆從詡議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詡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

梁冀爲大將軍時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荀淑對

策譏刺貴倖爲冀所忌補朗陵侯相

郭閎爲梁州刺史時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  
羗共寇并涼二州羗較尉段紀明將湟中義從討  
之閎貪其功稽留紀明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  
鄉舊皆悉反叛閎歸罪於紀明紀明坐徵下獄輪作  
佐較羗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于是  
吏人守關訟紀明以千數朝廷知紀明爲閎所誣詔  
問其狀紀明但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爲長者  
董卓爲前將軍朱俊拜城門較尉卓擅政以後宿將  
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

袁紹爲冀州牧以臧洪領青州刺史洪收撫離叛百  
姓復安在事二年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  
陽又董昭爲紹所用而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  
有隙紹有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獻帝至河內爲張  
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又吕布旣歸袁紹  
紹與布擊張燕布摧鋒陷陣遂破燕軍而求益兵衆  
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爲  
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西張揚合  
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又紹之南征也別駕  
馮豐說之紹不從豐邈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

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必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劉表為荊州刺史遣從事中郎韓嵩詣魏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為太祖說太怒欲殺嵩考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公孫瓚為幽州牧討胡無功劉虞代之虞至胡相率來降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問行詣虞瓚後誣虞與袁紹等欲稱尊號斬虞於薊市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魏程喜為征北將軍屯薊時杜恕出為幽州刺史護烏桓較尉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申程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于青州足下今俱仗節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繇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 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奉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



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網中僕得此輩便欲歸  
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詰左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  
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  
人刺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無異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  
自解說程征北功名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平  
若容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在一意  
宜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  
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  
之亦善謂君子自共其為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  
遂深文  
切怨

陶謙為徐州牧安東將軍時孫策渡江居江都謙深  
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  
呂範孫河俱就景

吳孫峻為大將軍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  
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啓自江都入淮泗以圖  
青徐峻與滕裔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  
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

晉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周處為御史中丞隸夏侯  
駿西征氏人齊萬年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時賊屯  
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  
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耻彤復命處進討  
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  
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  
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

之克令終言畢而戰沒

麴允爲安夷護軍始平太守時雒陽傾覆閻昇等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昂總攝百揆允心害昂功且規權勢因昂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昂走之

張春爲南陽王模世子保之將先是模旣爲劉粲所害都尉陳安歸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羗寵遇甚厚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王敦爲大將軍驕傲自負有罔上心其從弟稜日夕

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群從一門竝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敦又素憚周顛每見顛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又陶侃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旣破杜弢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請敦別皇甫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南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請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拒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回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

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入如廁諮議參軍梅陶  
 長史陳頌言于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  
 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  
 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豫章  
 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下免又周訪平杜曾  
 進位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屯襄陽初敦懼社會之難  
 謂訪曰捨魯當相論為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  
 王廙去職詔以訪為荆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  
 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鄱州雖遇寇難荒弊  
 實為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

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遣至  
 環王枕以申厚意訪投枕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  
 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  
 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又  
 周禮為右將軍會稽內史札兄子筵為吳興內史札  
 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敦深忌之  
 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  
 宗疆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與充謀滅周氏使充  
 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于疆逼自古豐  
 難嘗必繇之今江東之豪莫強周沈公萬世之後一

族必不靜矣周疆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  
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  
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業以鬼道療病  
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滿山云  
應識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嘗告札及其諸兄子  
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爲敦諮議叅軍卽營中殺筵及  
脫弘又遣叅軍賀鸞就沈充畫掩殺札兄弟子旣而  
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  
出拒之兵散見殺又温嶠爲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叅  
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在

帝親而倚之甚爲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  
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  
豈好動而惡逸哉誠謂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  
還輦轂入輔國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  
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  
王雖盛臣節不讐故有鹿人之大心必有事君之小  
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  
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思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  
天下幸甚敦不納又庾亮爲中領軍時敦有異志內  
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

殷浩爲揚州刺史中軍將軍後秦姚襄旣歸晉浩憚其威名乃遣人密殺之不得浩又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較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方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

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故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敵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

桓溫鎮荊州頗請范汪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溫甚恨之汪子寧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將相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又中軍將軍殷浩北征許雒師次山桑

而姚襄反士卒亡叛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案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傳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群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延拯綏浩受專征之重無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便寇讎稽誅姦逆并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于朝外聲進討內

求苟免出次壽陽損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強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苟陂竒德龍會作變于肘腋羗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啟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

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洪未忍誅殛直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

前趙趙染爲平西將軍時劉曜爲大司馬次渭汭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徂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氏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鬪况于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敢汚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

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於是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復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忘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目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若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復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向東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宋朱齡石爲益州刺史時譙縱叛亂自稱成都王旣

奔敗其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縱自縊齡石徙馬耽於越嵩追殺之昧之徙也謂其徙曰朱侯不遂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與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遂戮尸焉

劉道隆爲右將軍時蔡興宗爲荊州刺史道隆專統禁兵在參內政以興宗強政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蕭梁穎達爲江州刺史長史沈瑀性倔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

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

唐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走聊城神通進至聊城會化及糧盡僞降遷延以俟外救旣而士及自濟北饋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內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君德之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退

王志玄爲安東副都護劉正臣爲平盧軍使天寶末



與志玄同拒祿山遙相應援正臣領兵自平盧來襲范陽未至爲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正臣奔歸爲志玄所配而卒大曆九年追贈正臣工部尚書

馬璘爲經原四鎮北庭節度時李晟爲都知兵馬使璘戰吐蕃兵敗晟拔璘出亂兵之中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知之留宿衛爲右神策都尉

李說爲河東節度使德宗貞元中李景畧爲豐州刺史甚有威名迴紇使至皆坐拜之于庭中後爲說行軍司馬居疑帥之地勢已難處迴紇使梅錄參軍入

朝說置宴會有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過景畧叱之梅錄前過豐州都邑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意在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再拜遂命之居次坐時將吏賓客顧景畧皆嚴憚說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畧使爲內應歲餘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人文場言景畧堪爲邊任乃以景畧爲豐州刺史

韓遊環爲邠寧節度時范希朝爲邠寧都虞侯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累加兼中丞爲寧州刺史遊環入覲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

已求其過將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

盧從史爲昭義軍節度使辟孔戡爲書記戡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歸維從史強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久之爲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雒陽

劉士寧鎮汴州其大將李萬榮與其父玄佐同里閭少相善寬厚得衆心士寧疑之去其兵權令攝汴州事萬榮深怨之

王智興鎮徐州石雄爲右廂捉生兵馬使討滄州李同捷於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因雄立功請受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情請行顯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

梁賀環爲滑州節度使北面招討使時兩京馬軍都軍使許州節度使謝彥章爲排陣使同領大將駐於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環能

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既名聲相軋故環衷心忌之一日與環同設伏於郊外環指一方地謂彥章曰此地崗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柵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環疑彥章與晉人通又環欲速戰彥章欲持重以老敵人環益疑之會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朱珪所誣環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

尹皓爲華州節度使未帝貞明六年河東道招討使劉鄩與皓攻取同州先是河東朱友謙襲取同州以內事誣奏之又奏觀察推官張制削官牒逐之因與鄩謹代竟令害制焉

其子令德爲留後表請旄鉞末帝怒命鄴討之晉將  
李嗣招率師來援戰于城下王師不利先是鄴與河  
中朱友珪爲婚家及王師西討行次陝州鄴遣使齎檄  
諭友謙以禍福大計誘令歸國友謙不從如是停留  
月餘尹皓段凝輩素忌鄴遂構其罪言鄴逗遛養寇  
俾候援兵末帝以爲然及兵敗詔河南尹張宗奭承  
朝廷密旨逼令飲醢而卒  
後唐高行珪爲安州節度使事多不遵法制副使范廷  
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覩其貪猥因強諫之行珪不  
從後廷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

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絛匹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  
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叻  
諫諍之不從令諸軍較列班延諍行珪聞之深銜之  
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廷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於汴  
聞者寃之

西方鄴為夔州節度使為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諫  
其失鄴忿之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死於  
獄中

漢王繼弘為神德軍節度使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  
弘所為不法必切言之繼弘含怒以為輕已乾祐中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二百二

敗衄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  
蓋失律則凶寡謀則敗者往典之明戒也若夫受賑  
於社援枹而行臨敵制宜先勝後戰故能開擴封略  
式遏寇讎若乃奉戎昭之寄任素厲之威忽棄遠圖

怙恃小利以勞從逸以力制謀故鼓音未衰而勇氣先竭以至靡亂旗轍亡失師屬拔旆投衡奔潰不暇雖或忘身殉節下吏聽議而於國之事已無及矣於戲古者重詩禮之選審仁賢之用有繇哉

屈瑕楚大夫莫敖也魯桓公十三年屈瑕伐羅使徇

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及鄆亂次以濟鄆水在襄陽宣城縣入漢

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

之莫敖縊于荒谷

子王楚大夫魯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戊辰晉侯宋

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

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子王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已巳晉師

陳子莘北轅枻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

之原軫卻縳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

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孟明秦大夫也魯僖公三十年秦伯使杞子逢孫楊

孫戍鄭三十二年冬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

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

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及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公大夫

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

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其入也明年夏四月辛巳晉敗秦師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至魯文公二年春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華元宋大夫魯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

伐宋受楚命也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

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

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

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荀林父晉大夫魯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伐郟先穀佐之彘季代

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郟缺將上軍宣八年代郟克佐

之郟克之子趙朔將下軍代欒欒書佐之欒盾之子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鞏朔韓穿為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韓厥為

司馬韓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

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

武子曰善武子彘子曰不可彘子以中軍佐濟佐彘

師也濟韓獻子謂桓子獻子曰彘子以偏師陷于罪

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

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厲楚故曰失屬事之不捷惡

有所分提我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

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鄆鄭地沈尹將

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

於河而歸子反公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戰伍參奢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

覆于敖前帥將七覆為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

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

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席於軍門之

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

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左則受之日入而

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

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名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

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晉人懼二子之怒

楚師也使輓車逆之輓車兵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

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

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



行先人也 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 軍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

軍下軍爭舟舟之楫可掬也 兩手曰掬 晉師右移上軍未

動及昏楚師軍於岨晉之餘師不能軍 不能成營也 宵濟

亦終夜有聲 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劉康公王季子也魯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

于王 平文十七年卿垂之役 單襄公如晉拜成 單襄公王

卿士謝晉為平戎 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 戎平還欲要其無備 叔服曰

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 叔服局內史 背盟不祥欺大國不

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

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孫良夫衛大夫也魯成公二年夏四月衛侯使良夫

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齊伐魯還相遇於儒也良夫孫林父

之父石稷石碯也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

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答君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

今既遇矣不如戰也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

鄧廖楚大夫魯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克鳩茲至于衡山 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使

將帥部

五

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也

也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滅紇魯大夫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滅紇

救鄆侵邾敗於狐駘滅紇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邾也魯國番縣東南有月台

亭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髻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

鬢而已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滅紇時服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初弱

故曰小子滅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子蕩楚令尹魯昭公六年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

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吳人救

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

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廐尹棄疾

鬪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歸罪於遠洩不以敗告故不書

叔弓魯大夫也魯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

焉為費人所敗不書諱之也

公子光吳王諸樊子也魯昭公十七年冬子光伐楚

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魯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

待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且楚故司馬令

龜我請改卜今日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

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

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

史皇楚大夫魯定公四年史皇謂子嘗曰楚人惡子

而好司馬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

城城口三隘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

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二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戰于嘗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

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

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柘舉闔廬之弟

夫槩王晨請於闔廬以其屬五千先擊于嘗之卒子

嘗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子姚子般鄭大夫魯哀公二年六月晉趙鞅納衛太

子于戚八月齊人輸范氏粟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

弘駟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

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駟車也以先驅罕車益其車以示衆

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

其虛實是於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

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

言先人事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也故兆始納  
後十筮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  
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

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都  
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士田十萬十萬畝也 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

人臣隸圉免去廡後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

當圖其賞已事濟君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人物 桐棺三寸不  
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 素車樸馬以載 無人  
于兆兆墓城 下鄉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 甲戌將戰鄆

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 登鐵上鐵丘名 望見

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  
曰婦人也言其法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

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 羣子  
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 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

羅無勇麋之麋束縛也 吏詰之御對曰疝作而伏疝瘡疾也 衛

太子禱曰曾孫蒯躄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 烈祖

康叔烈顯也 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躄襄公之孫 鄭勝亂從勝  
聲公名釋君助 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 不能治亂使鞅討  
臣為從於亂 鞅簡 蒯躄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成右持矛 敢告無絕筋

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大命不

敢請佩王不敢愛不敢愛故以新禱鄭人擊簡于中肩斃于

車中斃路也獲其蜂旗蜂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

温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

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太子前怯今更勇

武子賸鄭大夫魯哀公九年賸之筭許瑕求邑無以

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它國故圍宋雍丘

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暫取徙舍成圍壘合鄭師

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

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邾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徐承吳大夫魯哀公十年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

鄙師于郕郕齊地邾邾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徐承帥舟師將自海

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國書齊大夫魯哀公十一年春國書帥師伐我孟孺

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冉求

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謀曰齊人遁謀問也冉有請

從之三季孫弗許夏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報也

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博贏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

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二將

吳大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

夫吳大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

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

與閻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

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也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

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子行陳逆也具舍王亦示

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曰尋吳髮短欲以

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二戰夷儀左氏與介使問

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也陳

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

將死也傳言吳師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

強齊人皆自知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

公孫夏閻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百甲首二

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

高無平齊大夫魯哀公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瑶伐

齊荀瑶荀躒之子孫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

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

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

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

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

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犁丘濕也齊師敗績知伯親

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趙括代廉頗為趙將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公孫喜為韓將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

栗腹為燕相燕王喜用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攻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大破栗腹之軍於鄢

禽栗腹樂乘

李信秦將也信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潁陽李信攻平輿音余蒙恬攻寢今固始寢丘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

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

章邯為秦將二世末張耳陳餘立趙蝸為趙王邯及

王離擊趙耳與趙王蝸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

收掌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

築甬道屬河屬聯及也音之欲切饑王離饑古餉字謂饋王離

兵食多急攻鉅鹿城中食盡陳餘使五千人令張騫

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

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

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

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

王蝸張耳乃得出

龍且為楚將時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齊王田廣至

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

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可無戰而降也龍

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遂戰與信夾濰水

陳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

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

散走



中國人欲入朝相呂嘉不聽有叛心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嘉遂反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

楊僕為樓船將軍荀彘為左將軍彘與僕誅朝鮮王

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遼東兵多也

兵先縱敗散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

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

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

聚

李廣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

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

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佯死睨

其傍有一兒騎善馬睨邪視也音玉系切暫騰而上胡兒馬上

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

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

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

李陵為騎都尉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

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陵居兩山間

以大車為營千弩俱發擊殺虜數千人明日復戰復  
 斬首三千餘級南行至山下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  
 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  
 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  
 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  
 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  
 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  
 管敢為較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  
 已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較各八百人為前行以

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  
 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  
 年為侯以較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  
 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  
 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前行未至鞬汗山  
 鞬音丁 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  
 人徒斬車輻而持之 徒但 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陁谷  
 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 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 便衣謂著短  
 止左右無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

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  
 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  
 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  
 旌旗及珠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  
 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冰半讀曰判  
 判大片也期  
 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  
 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  
 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  
 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

後漢鄧禹為大司徒征關中自馮惜反後禹威稍損  
 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  
 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光武乃徵禹還勅  
 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無  
 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徵戰  
 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  
 眾皆死散

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  
 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  
 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

難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龜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在維州赤寧縣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蓋延為虎牙將軍時，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郟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光武勅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必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

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邳之間戰。或曰：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又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

吳漢爲大司馬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弁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沒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鄧騭爲車騎將軍任尚爲征西較尉安帝末初元年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羗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羗歸附旣久無復噐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遣騭及征西較尉任尚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

未及至鍾羗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較尉侯霸坐衆羗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爲較尉其冬騭使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于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司馬鈞爲左馮翊安帝末初二年零昌種衆分兵寇益州乃使屯騎較尉班雄屯三輔遣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莊恢比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羗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竝比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於是引退鈞等獨進

敗  
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光恢包  
等收羗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羗乃設伏要  
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竝沒死者三千餘人鈞  
乃遁還坐徵自殺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  
較尉事

馬賢建光元年爲護羗較尉討燒當羗於金城不利  
順帝永和六年爲征西將軍與且凍羗戰于射姑山  
賢軍敗沒

尹耀爲揚州刺史順帝末楊徐賊羣起盤牙連歲建  
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爲江

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耀及九江太守鄧  
顯討之耀顯軍敗爲賊所殺

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靈帝熹平六年八月遣晏出  
塞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護烏桓  
較尉夏育出高柳竝伐鮮卑二道竝進經二千里擅  
石槐率衆逆擊兵馬還者十一而已

董卓爲東中郎將中平元年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  
下曲陽軍敗抵罪

孔融爲北海相當黃巾賊衝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  
講武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

饒所敗乃收敗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

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既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

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澤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

之朗乃請策策令使者詣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

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

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

屯聚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數計

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擒虜對使者曰

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遣罪網前見証計

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吏又迫大兵惶怖比引

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

便棄櫬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

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驚怯畏成自驚

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

輕罪重死有餘辜中版就鞅屯足人絳叱咤聽聲東

西惟命策以其儒雅  
答辭遜讓而不害

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明帝太和二年九月休率

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

王昶為大將軍齊王嘉平四年十一月詔昶及征東

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

軍諸葛恪拒戰大敗眾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時昶及

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

王經為雍州刺史高貴卿公正元二年八月辛亥蜀

大將軍姜維攻狄道經戰於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

城

蜀馮習字休元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爲領軍將軍統諸軍大敗於猓亭

猓音呼

馬謖爲諸葛亮參軍後主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

姜維爲大將軍後主延熙十九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繇是怨

讙而自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吳孫綝輔政遷大將軍魏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交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鏤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



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緝斬之於護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緝旣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

劉俊爲交州刺史後主寶鼎三年遣俊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景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張悌爲丞相軍師後主天紀末悌與護軍孫震丹陽

太守沈瑩禦晉軍降成陽都尉張喬濟江與晉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俊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刁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晉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瓦解將帥不能上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

